

接 触 语 言 学

CONTACT LINGUISTICS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ТАКТОЛОГИЯ

せつしょくげんごがく

접촉언어학

张兴权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洪堡特 (1767—1835)



施莱赫尔 (1821—1868)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
(1845—1929)



保罗 (1846—1921)



谢尔巴 (1880—1944)



萨丕尔 (1884—1939)



布龙菲尔德 (1887—1949)



波利瓦诺夫 (1891—1938)

序

对语言接触重要性的认识,我是逐步加深的。如今,已形成这样一个认识:就亚洲这块地



特鲁别茨科依 (1890—1938)



雅可布森 (1896—1982)



赵元任 (1892—1982)



罗常培 (1899—1958)



李方桂（1902—1987）



张世禄（1902—1991）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多语使用现状



1



2



3

照片（2007年7月摄）说明：

1. 延边龙井中学操场墙壁上提示兼用三种语言的标语。
2. 延边龙井中学操场墙壁上提示并用三种文字的标语。
3. 延边珲春市三国（中、朝、俄）边境通道上用四种语言（汉、朝、俄、英）文字书写的标牌。

第一章 语言接触和接触语言学

第一节 语言接触概述

“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英语叫做 language contact、languages in contact、contact between languages，俄语叫做 языковой контакт (языковые контакты)，日语叫做 げんごせつしょく (言語接触)。英语 contact 和俄语 контакт 等术语是从拉丁语的 contactus 一词借入的。语言接触现象古已有之，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也早已有之。在论及接触语言学之前，有必要先理解语言接触理论。

从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角度看，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的”或“纯洁的”语言。在语言发展变化的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种语言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周围语言的影响。任何现代语言都与各种邻近语言发生过接触，因而产生了借贷语言成分、兼用两种语言或转用别的语言等现象。不仅是独立的种族语言和民族语言如此，而且同一语言的方言之间也产生了接触关系；不仅是具有同一的亲缘关系的语言如此，而且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语言都是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融合物”或者“混合物”。

纵观世界语言学发展史，“语言接触”这一术语是20世纪50年代，由马丁内在瓦茵莱赫著作《语言接触》的序言中提出后开始广泛使用的。苏联女语言学家Ю. Ю. 杰谢里耶娃指出：“50年代初期由马丁内第一次所提出的术语‘语言接触’替代了‘语言混合’。这一术语在国外文献中因瓦茵莱赫所著《语言接触》(1953)的问世而得以巩固。”^① 20世纪50年代以前语言学家们一般使用的术语是“语言混合”(смещение языков)和“语言融合”(скрещивание языков)。在俄语里，后者中的“融合”这一词素是从生物学的术语“杂交、交配”一词中借过来的，它对语言学领域很有影响。Л. В. 谢尔巴曾经认为“语言混合”是在现代语言学里最不明确的术语，所以他提出过用“语言相互影响”来代替“语言混合”的主张。但是，谢尔巴还没能提出“语言接触”这一术语。在苏联语言学界里，Ю. Д. 杰谢里耶夫则使用过“语言相互作用”，捷普连可娃则使用了“语言相互关系”。

^① Ю. Ю. Дешериева: Проблемы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ферен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247.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теории языковых контактов,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7, No 6, стр. 122—123.

这些变异型术语,先后都对我国语言学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国语言学家在很长时期内论述“语言接触”内容时,经常使用的是“语言相互影响”、“语言相互关系”、“语言相互作用”和“语言融合”等术语。在语言学界,作为一本专论语言接触问题的著作《语言接触》里使用“语言接触”这一术语的学者是瓦茵莱赫(Uriel Weinreich)。其后,在国际语言学界里“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早在1962年8月27至31日,在美国波士顿城郊肯布里季所举行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10多个分科会议上,“语言接触”曾经是一个分科会议的重要研讨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语言学家罗简兹维格和维列夏金等也分别撰写多篇论文阐述过与“语言接触”密切相关的理论和语言现象。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已经广泛使用了“语言接触”这一术语。苏联语言学家卡尔林斯基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里指出,如今“术语‘语言接触’已进入了现代语言学文献里,取代了‘语言融合’和‘语言相互影响’等术语。”

众所周知,“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语言”这一人类伟大的“作品”,按其功能来说是人们交际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人类进行思维、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最重要的手段,又是文化和信息的重要载体;按其结构特点来说是一种完整的符号体系;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语言”这一“作品”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的客观“存在物”。既然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怎么能互相接触呢?其实,不同语言或方言是不能直接接触的。“语言接触”实际上指的是使用语言或其变体的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正如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所指出的那样:“显然,无论接触的类型是哪一种,实际上发生接触的都不是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接触是通过操这些语言的人来实现的。”^③

由此可见,语言接触实际上首先指人们直接或间接地使用语言所进行的相互接触。人们在社会言语活动中,由于各种交际的需要直接用口语进行交际或者通过书面语形式进行交流。一般情况下不同民族的人进行直接交流时不能使用相互间听不懂的不同民族语言,其中一方就得使用对方语言,也可以是一方或双方选择使用双方都能听懂第三种语言;操不同方言的人在交流时也不能使用对方不懂的某一方言,需要使用双方都能听懂的方言。但是通过翻译作品接触外国文学或其他民族文化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这时接触的是用文字符号书写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也就是通过文字间接地接触其他语言。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及其作品也是语言接触的过程和结果。总之,语言接触就是指使用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人之间的相互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

其次,语言接触又可以说是文化的接触。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文

A. E. Карлинский:《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языков》, Алма-ата, 1990, стр. 90.

② 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64,136页。

③ 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马福聚、汤庭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223页。

化的载体。语言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主要的文化现象,又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一般地说,以语言要素构成的言语作品内容是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一种民族语言和另一种民族语言接触时,实际上是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人之间的接触,而且接触时往往吸收对方语言所表达的新的文化成分,这种现象在借词上表现得最突出。借词是语言接触过程中被吸收或贷出的,因而它显示出文化接触的过程和结果。

再次,语言接触是指广义的语言之间的接触。语言之间相互接触不仅指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接触,而且也指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变体的相互接触。同一民族语言的变体可以分为社会变体、地方变体、地区变体、国际变体、功能变体等。社会变体又名社会方言,地方变体又名地方方言。在传统语言学领域里,“方言”一词往往只表示地域性方言,但在社会语言学 and 接触语言学领域里,它不仅用来指地方方言,而且同时也可以指社会变体。这种用法在英语里很早就有。例如:《现代英语高级学习者辞典》(英文版,1963)中“方言”一词的释义为:“在一国的部分地区里或在国民的某阶层中使用的口语形式、说话手段。”这里的“阶层”也可以译成“阶级”。“地区变体”则指像中国大陆地区汉语和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汉语等同一个国家内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地区的变体。

“国际变体”则有的叫做“跨境语言”或“国别变体”,我们采用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所使用的术语“国际变体”。克里斯特尔指出:对印度、西非或世界各地,甚至有时就在英国和北美范围之内使用的英语,有感到难以理解的时候,在某些英语国际变体中,当地的一般性词汇“多达数千个词”。^①按照克里斯特尔的叙述,可以说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和印度英语等是同一语言——英语的国际变体。我们认为,由于中国与新加坡和菲律宾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中国汉语与新加坡、菲律宾汉语(华语)并不是地区变体,而是国际变体。朝鲜半岛南北两方所使用的语言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但是朝鲜和韩国在“二战”后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于1991年同时加入了联合国,所以朝鲜语和韩国语虽然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但从国体和政体以及所接触的语言的不同现状考虑是同一个民族语言的国际变体。这些语言的国际变体由于所使用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不同,加上它们所密切接触的语言也不同,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现象。所以,在语言接触研究过程中,需要分清楚不同语言的各种变体。

第二节 语言接触定义

就语言接触的定义,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提法,学者们有不同的表述。由于他们对语言接触的理解不同,所强调的内容不同,所重视和阐述的角度不同,所以衍生出了各种

^① “国际变体”的原语为“International varieties”。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方晶、刘经建、任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54页。

各样的阐释。下面先看看国内一些学者就语言接触下的定义：

1. 语言接触指操不同语言的人经常交往所引起的语言上的相互影响。(《中国语言学大辞典》，1992)

2. 语言接触指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及密切的社会交往致使不同的语言相互影响并在一个言语社团内出现双语的现象。(《国外语言学通观》下册，1996)

3. 语言接触是指不同语言由于使用的接触而出现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的变化。(《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2001)

4. 语言接触是指讲不同语言的人群由于交往所引起的语言在结构上和交际功能上的变化。(《语言人类学教程》，2005)

5. 语言接触是指不同民族、不同社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接触而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是语言间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关系。(《语言学基础教程》2006)

再看看国外一些学者对语言接触下的定义：

1. 把不同语言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现象叫做语言接触。(《社会语言学》日文版，1992)

2. 语言接触：讲不同语言的个人或集体以某种形式接触时，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其结果，在有关的语言里发生某种影响的情况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语言的各种现象。(《语言学大辞典》第6卷，术语篇，日文版，1996)

3. 语言接触：如果A语言的言语(文本)中含有B语言的成分和(或)关系，或者相反，B语言的言语中包含A语言的成分和(或)关系；同样，如果A语言的成分和(或)关系发现于B语言体系中，和相反情况时，两种语言(A和B)处于接触之中。(《语言相互关系理论基础》俄文版，1990)

4. 语言接触：两个或几个民族互相联系和接触结果所产生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相互作用。(《俄语——百科全书》俄文版，1997)。

5. (语言)接触：社会语言学中使用的术语，语言或方言之间产生的地理上的临近或社会上的密切贴近(和相互影响)的情况。(《语言学和语音学词典》英文版，1997)

6. 语言接触：语言或方言之间地理连贯或社会紧密贴近的情况，从而在群体内出现双语现象。(《语言和多语言百科词典》英文版，1992)

7. 语言接触：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各自不同的语言互相影响的同时，发生联系的现象。(《朝鲜语文》朝鲜文版，2007)

从上述用5种不同语文所下的10余种定义中可以看到，国内学者所下的定义多数是大同小异的，指出了语言接触所引起的“相互影响”；国外学者所下的定义则主要指出接触所引起的“各种语言现象”，其含义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总的来说，上述定义或多或少存在商榷的余地，有的侧重个人，有的侧重群体；有的侧重变化结果，有的侧重语言使用过程和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还有的只侧重两个不同的群体，有的则侧重两个以上的群体；有的只讲民族语

言,有的同时指出社群语言和方言;有的只泛泛地讲语言的接触,有的则明确指出语言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语言接触理论不只包括双语现象,也不只包含语言融合现象,因语言的接触而发生的语言变化是异常丰富的。其中有:语言成分的借用、语言转换(语码转换)、语言转用(语言换用、语言改用)、语言混用、语言联盟、语言混合(如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等)、语言消失、语言濒危、双语兼用、多语并用和双方言使用等多种现象。这些内容放到后边讲。

上述个别定义中只讲了语言接触的结果,没有指出语言接触的过程。我们认为只谈语言接触结果所产生的变化是不够的。如今,社会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不仅从历时和共时角度研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演变结果和变化轨迹,而且同时甚至更加重视研究现实语言的使用过程和正在进行中的语言嬗变情况。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1933年曾经断言:“语言演变的过程是从来不能直接观察的;纵使我们现在有了许多便利条件,这种观察还是难以想象的。”^①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却观察到了在美国英语中某些语音发生共时演变的现象。因此,不可忽视的是把语言接触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来描写,不能只记述像语言借用和语言混合等语言影响所引起的结果。也就是说,语言接触既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利用语言手段互相交流思想的过程,又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以一定的场合为平台互相接触并交往的结果。苏联著名语言学家谢尔巴(1880—1944)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论语言学的任务》一文中,号召语言学家“要热爱、观察并研究”语言的使用者,即“把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而使用的真正的语言保持者”,同时向语言学界提出:“我同样号召在语言过程中观察并研究语言。”^②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如今可以说:“二十世纪下半叶,语言接触的研究不仅仅关注接触的结果,还关注其过程。”^③“在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中,我们看到有的在揭示语言影响获得的现象时,只重视描写其来源和结果,不重视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和过程。”^④

在研究语言接触理论时要区别直接和间接的语言接触。直接接触是指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及其变体的人直接使用某种语言或变体进行言语交际的有声语言的使用过程,这主要指人们之间的面对面的对话和以一定的通信方式(如电话)进行语言交流等双向接触。间接接触是指通过书面语言或传播媒体等中介者所进行的单向的语言接触。由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产生的语言现象,其演变过程 and 变化结果有所不同。例如双方言并用、语言转用和皮钦语现象是一般人们之间直接接触所产生的,但外来词则可以经过双向或单向接触借贷。通过口语直接吸收的外来词一般变化较大,通过书面语间接吸收的借词比较贴近原语。

我们认为,语言接触指使用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或变体的个人或群体,在直接或间接接

①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印书馆,1997,432页。

② Л. В. Щерба: О задачах лингвистики,《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62, No.2, стр.98.

③ 吴安其: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2004, 1, 1页。

④ 戴庆厦、田静:语言的外部影响与内部机制,《民族语文》2007, 4, 3页。

触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语言使用现象及其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变化情况。

以上定义反映出语言接触所包含的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接触首先主要指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接触；

第二，语言接触发生在地理上邻接的不同语言地区人之间或国际上交流的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和同一个社会上交往的不同语言使用者个人之间或其群体之间；

第三，语言接触不仅指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而且指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包括地方变体、社会变体、功能变体、地区变体和国际变体等）的接触；

第四，语言接触也指使用语言的个人之间或集体之间的相互接触；

第五，语言接触不仅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而且也指多种语言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一般分别指口语和书面语的接触；

第六，语言接触可以指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和非亲属语言之间的接触；

第七，语言接触同时也指正在接触中（即不同语言接触过程中）的各种语言变异及其正在演变现象和接触结果所产生的语言发展变化情况；

第八，语言接触会引起语言在结构上和功能上或多或少的变化，结构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四大要素——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变化上，功能的变化主要呈现在双语兼用、多语兼用、双言并用、语言转用、语言转换和语言混合等多方面。

由此可见，语言接触是在多种语言环境里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因这种语言接触而产生的社会语言变异是在所谓纯粹的理想的语言资源及其研究过程中很难寻找得到的。语言学界应该重视研究因受语言接触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历时性和共时性语言变异和变体。

总之，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结构体系，语言实际使用功能、语言演变过程及其变化结果的重要途径之一。语言接触理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接触语言学是从如上所观察的语言接触理论里衍生出来的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第二章 接触语言学的先行理论

纵观世界语言学研究史,不难发现国内外一些语言学家都先后论及了有关语言接触的理论。例如,国外语言学家洪堡特、施莱赫尔、舒哈特、博杜恩·德·库尔特内、保罗、房德里耶斯、谢尔巴、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波里瓦诺夫、特鲁别茨科依、雅可布森、帕默尔和新村出,国内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和罗常培等都先后在不同的论著里,论述过有关语言接触的各种问题。在他们的论著里就语言接触这一课题都有可取的肯定的论点。

第一节 洪堡特的论述

德国的著名学者、语言学家兼国家政治活动家卡尔·威廉·伏莱赫勒·冯·洪堡特(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Humboldt, 1767—1835)生于当时属于普鲁士的波茨坦。他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政界活动。他于1819年退出政界后一直专攻语言,研究巴斯克语等语言。他前后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日语、梵语和南洋群岛诸语言(见龟山健吉, 2002)。他不仅是“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德国被公认为近代‘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①,而且是“有根据认为理论语言学的创始人”^②。洪堡特在他的论著中所阐述的关于语言与种族共同发展的理论,语言是社会性地发展的理论,关于语言差异的形成理论,关于语言跨时代传承并渐变的理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工具和表达思想的手段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观点,语言不是死的产物而是活动和创造的论述、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生成(发生学)的观点等,都充分显示他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早已提出了一系列语言学基本思想和主要理论问题。

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在《威廉·冯·洪堡特的科学遗产》一文中指出:“洪堡特语言观点的体系是独创的、深奥的、富有成效的真正的宝库,它绝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并认为洪堡特像伟大的人物“牛顿、莎士比亚、歌德、爱因斯坦、托尔斯泰一样不属于一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③中国语言学家张世禄也早在1934年发表《言语学简述》一文,正确地评价了洪

①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科学出版社,1960,72页。

② Л. П. Зубкова:《Общая теория языка в развитии》,Изд-во Рос. унив. друж. нар. Москва, 2003, стр. 118.

③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 научном наследии Вильгельма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а,《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Гумбольдта), Перев. Г. В. Рамишвили, Изд-во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84, стр. 362.

堡特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功绩。他指出,洪堡特综合世界各种语言的现象,把语言个别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范围推广到了全世界,分别考察了西亚、东亚、北亚古今的语言,并涉及南洋、美洲、非洲各处土人的语言;根据对这些语言的分析研究结果,又参合其他科学的知识,综合成为语言科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19世纪后半期一般语言学正式产生的原因。^①

洪堡特不仅在普通语言学理论方面,而且在语言接触问题上也阐明了精辟的观点。他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阐明了普通语言学的任务及其范围,同时提出了人类语言由于相互接触而产生的语言混合和语言兴衰以及其他语言变化等问题。他认为,多数语言消失,尽管如此,又有新的语言因混合而产生,从前分离了的语言成为一般的;这种事在自然过程中经常发生着;语言和人类、民族一样能互相会合互相分离。洪堡特在其名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卡维语著作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多处阐述了有关语言接触方面的理论。他指出,关于语言产生时期,从历史上能够十分接近的时代起,就有显著的一例。不仅能够追寻拉丁语在衰退和没落中所经历的多次变化,而且能够附注这一变化中因移住民族而产生的混合。^②

洪堡特在此《序言》中也叙述了各种语言接触过程中或其结果所形成的各种语言现象。例如,一种语言和别的语言接触过程中经常从另一种语言借用语言成分,但是被借用的成分一般不改变原有的语言特点。他认为一种语言可以从另一种语言中借来词语并真正作为材料对待;无论卡维语吸收了多少梵文词语,却从来都是一种马来语言;在他看来英语与罗马语的材料混合却对此(指语言屈折变化的形式越来越少的现象——引者)没有责任,因为这种混合对于它的语法结构很少或基本不产生影响;各民族还吸取外来的发展因素,它们精神活动由此而得到补充;每种语言都具有将一切吸收到自身中,又从自身给一切于表达的可塑能力。^③

洪堡特在《序言》中举例说明了在爪哇岛上有不少从印度吸收进的东西,同时印度移民把他们的制度、生活方式、艺术和学问等移植到了国外,所以印度语言在接触过程中对当地语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又提出语言接触和语言“圈子”(环境)、语言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同一群体内部不同时代之间的语言差异关系:

“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如在他们说话之前被移置一个外族,能在外族语言那里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这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也许可以说是清楚地表明了语言只是重新说出所听到的内容,但——不考虑人的一致性和不同处——却依赖于群体范围。”^④

“而且每种语言都围绕着它所属的民族形成一个圈子。要跨出这个圈子只有在跨进另一个圈子才有可能。”^⑤

① 张世禄:《言语学简述》,《新中华》第2卷第19期,1934,120—121页。

② 转译自洪堡特著《语言和人类》日译本,冈田隆平译,富山房,1941,73页。

③ Wilhelm von Humboldt:《语言与人类精神》,钱敏汝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1—32页、150页、156页。

④ 同上,39页。

⑤ 同上,40页。

“如果人们在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中走过的全部历程是如何对这个民族的每代人起着教育作用,某一代人的力量究竟如何与它接触的,而这个力量绝对不纯,因为成长的一代和告退的一代是混合着互相生活在一起的,这样就会明白,个人的力量与语言强大的力量相比是多么微薄。”

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接触中产生的语言混合现象。他指出,语言混合不仅在不同语言之间发生,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如方言或土语)之间产生。洪堡特于1820年6月在普鲁士科学院宣读的论文《论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比较语言研究》中也论述了有关语言混合的内容。他论及了各种语言之间和方言之间的“混杂”问题:

“当文明尚未把各民族更多地联系起来之前,语言长期为那些小的部族所占有。而这些部族既不愿意长期固守一处,又无能力有效地保卫其居住地。他们常常相互驱逐,相互奴役和相互混合,这自然反过来影响到他们的语言。即使假设语言本来并无共同的起源,但稍后一些时候世系就不可能没有融混。因此这必须作为语言研究的准则:只要显示有某种联系迹象就要加以研究。对每种单一语言则应考察其是否单独一次浇铸成形,或者在语法或词汇的构成上是否与外来成分有过混杂,以及同何种方言混杂。”

洪堡特也谈到了语言干扰现象。他认为,学习一种外语“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中获得一个新立场”,“因为每种语言都拥有全套概念和一部分人类的想象方式”,所以“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他自己的语言观带到一种外语中去。”^③可以认为,这里所讲的就是语言接触中的语言干扰现象。

洪堡特主张“每种语言,只要人们懂得正确地使用它,差不多同样好;所有的民族最好统一使用同一种语言。”^④他在《序言》的末尾部分也阐明了对各种语言的这种正确观点。他指出:“拥有多种语言知识的人或许普遍有这样的感觉,只要这些语言处于相同的文化发展程度,每种语言就都有自己的优点,而不能认为一种语言的优点比另一种语言的高明。”“语言真正的优点却必须在它们全面和协调地发挥作用的力量中去寻找。它们是精神活动需要的工具,前进的轨道。”^⑤这些论断对接触语言学中的语言规划问题颇有启迪。洪堡特的论文语言虽然费解,但他所阐述的学识内容深湛,语言思想宏博深邃。乔姆斯基也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多次提到洪堡特的名字。洪堡特不仅是语言学理论家,而且精通多种语言。他所“研析和比较过的语言有数十种。”^⑥洪堡特有关汉语的论述也充分表明他是熟悉多种语言的学者。他

Wilhelm von Humboldt:《语言与人类精神》,钱敏汝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3页。

② Wilhelm von Humboldt:论语言发展不同时期的比较语言研究,《国外语言学》,1987,4,146页。

③ Wilhelm von Humboldt:论语言的一般本质,《语言与人类精神》,钱敏汝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0页。

④ 同上,4页。

⑤ 同上,154—155页。

⑥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70—71页。据不完全统计,洪堡特所“研析和比较过的语言”有58种之多。

在那篇代表性论文《序言》里，在阐述汉语动词的作用时写道：“汉语把动词放在句子中间，主语和宾语之间；汉语表明动词占有重要位置，它是组成所有言语的灵魂。”他还指出：汉语中“把修饰语放在被修饰语之前。主语在动词之前，动词在直接宾语之前。”并认为“汉语具有高度的尊严。”^③

洪堡特所阐述的语言学内容对深入研究包括接触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在内的如今的语言学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像姚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语言的融聚、混合、借用和传播，阶级语言、宗教语言和家庭语言，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书面语言和通俗语言，——语言的所有这些实际存在和表现的方式，都是洪堡特关心的对象。现代社会语言学家也应感谢洪堡特，他早早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道路，积累了材料。”^④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也认为，“卡尔·威廉·冯·洪堡特的著作开辟了语言思想的新的展望。”^⑤

第二节 施莱赫尔的论述

德国的杰出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又译名施莱歇尔、施莱克尔、施莱哈尔)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个提出语言发展中的语音规律性的学者，是第一个严格区分语言的起源亲属性和类型相似性的著名学者。“施莱赫尔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⑥他提出了许多语言学原理，这些原理对后来的语言学家颇有影响。“施莱赫尔是提出语言之间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结果问题，并指出毗邻地区非亲属语言具有语音——形态特征的语言学连续性的第一位语言学家。”“这些在地理上邻近的语系在构造上引人注目地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早期和最早期语言活动中保留下来的。在构造上类型相近的语言的产生地点，应该彼此相距不远。”^⑦

他在1850年出版的《欧洲语言的系统一览》一书中，阐述了语言接触问题。他写道：“外语影响的可能性不只限于词汇领域。特别是在那些互相接触的语言范围里，语音规律具有决定性影响，不可能不关注邻接语言，甚至如果它们属于很不相同的语言系统，也能经常发现意外的相似性。”^⑧他列举梵语、“北京中国语”、奥塞特语、塔塔尔语(突厥语)、拉梯语、南部斯拉夫语、达克罗曼语(瓦拉什语)等语言，指出了这些语言与其周边地区语言在语音上的相似特点。

Вильгельм фон Гумбольдт:《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Перевод Г. В. Рамишвили, Изд-во.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2000, стр. 207.

② 同上, 266页。

③ 同上, 242页。

④ 姚小平:再读洪堡特,《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6, 452页。

⑤ 转译自R. Jakobson:《言語とメタ言語》,池上嘉彦外訳,けい草書房, 1984: 90。

⑥ H. A. 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杨余森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71页。

⑦ 同上, 73页。

⑧ 转译自《语言学问题》俄文版, 1971, 6, 13页。

他运用语言地理变体理论阐释了分布在边界接壤地区里的非亲属语言在语音和形态关系方面所显现的特征。

他在1863年出版的《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语言联盟的观点。他写道:

“语言在地球上的分布最初应该具有严格的规律性,邻接的语言比起居住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的语言更应当具有相似性。从通常的准确观点来说,语言应当根据疏远程度,又按照从其起源点发展的倾向性程度来加以分类,因为随着空间的远近程度、气候和生活条件的差异,语言会有所增加。从前存在过有关语言分布的强制性规律,现在也能看得见一些痕迹。比如美洲语言,同样南洋群岛的语言,尽管它们不同,总是可以见到无可置疑的类型的共同性。甚至在亚欧大陆上由于历史事变,语言关系经历了很大变化,不可能不承认相似的语言群的存在。印度-日耳曼语、芬兰语、突厥-塔塔尔语、蒙古语、满语,同样德克汗语(塔米尔语),它们都共同地具有后缀结构,即所有构词成分,所有关系表现都与词根末尾语音有关连,决不会用在词根前面或词中间。”

施莱赫尔指出:“我们认为这些能够亲眼观察到的地理上邻接的语言族群的结构的一致性是从很早、最早的语言生活时期开始保存下来的。这些具有相似结构的类型的语言发源地应当位于互相不远的地方。”鉴于施莱赫尔如上观点,苏联学者捷斯尼茨卡娅认为,施莱赫尔是第一个提出“语言联盟”思想的语言学家之一,施莱赫尔的语言地理变体思想对施密特和舒哈特的相似观点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施莱赫尔关于语言的发展变化和基础语与语族关系的论述是很有条理的。他在《德语》一文中阐述了有关内容:

“语言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些变化对于所有的语言领域并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语言范围里类似的不均衡的变化结果,久而久之,从基础语里产生出一些语言,这些语言后来发展成为一些数目的语言或方言等。以这种形式产生的语言虽然经历许多世代,但是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统一的基础语,形成语言种类或通常所说的统一的语言谱系树,与此相关的语言是亲属语言。在类似的语种范围里,我们可以划分出语族。”^③

虽然由于受历史和时代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施莱赫尔曾经提出过像“语言作为自然有机体而存在”^④的观点,但他所提出的有关语言接触问题的论点是

① 转译自《语言学问题》俄文版,1971,6,14页。

② 同上。

③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составитель):《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XIX-XX веков》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во, М., 1956, стр. 94.

④ 同上,89页。

难能可贵的。顺便提一下,施莱赫尔对达尔文的理论也并不是毫无分寸地加以采纳的。他虽然在论文里写道:“可以毫无任何变化地把达尔文的话(指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话语——引者)运用于语言里”,但接着又指出:“很明白,只有达尔文观点的基本特征才适合于语言里运用,语言领域与动植物界是非常不同的”,并指出语言是需要分析具体细节的。

第三节 舒哈特的论述

德国—奥地利的著名语言学家兼历史学家休格·舒哈特(Hugo Schuchardt, 1842—1927)很早就开始研究了哥特语和巴斯克语等。他“确实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是具有非常广博的而又多种多样的兴趣的善辩者”。舒哈特就语言学问题先后提出了精辟的论述。例如:语言学是同一的,所有语言本质上是平等的,语言的历史不是和物质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而是和“过程”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语言是“社会活动”,语言学研究范围里不仅包括语法而且应该包括词汇等论点。

他提出的有关“语言是过程”的论点,有关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积极作用等的论题,都证实舒哈特的观点接近于后来的社会语言学观点。^③舒哈特喜欢讲述的关于语言具体来说是“社会活动”的著名提法则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洪堡特所提出的语言是“活动”的论述。尤其是舒哈特所提出的“语言的混合”的理论,对后来的语言学家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日本学者在间进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舒哈特“严厉批判了青年(少壮)语法学派初期所提出的‘语言变化无例外’的假设,重视了语言变化中的类推和个别现象。反对以语音学和语言史为中心而进行的研究法,对于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也积极地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于欧洲诸语言与有色人种的语言的混合语和人造世界语也颇感兴趣。”^④

舒哈特所处的19世纪下半叶是青年语法学派全盛时期。这一学派的语言学家把语言看作是独立的自然有机体,主张语音变化没有例外,并强调语言之间的所谓纯粹的亲属关系。舒哈特作为同时代的语言学家没有追随这一学派,没有做其同路人,而是勇敢地举起标新立异的大旗,正确地提出一系列语言学基本理论。“他的著作对于罗曼语文学和普通语言学问题很有贡献。”^⑤在舒哈特语言学理论中,与语言接触有关的语言混合思想占有重要位置。

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在1901年撰写的《论所有语言的混合特征》一文中,高

上引兹维金采夫的书,俄文版,1956,103页。

Р. А. Будагов: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Г. Шухардта, Перев. А. С. Бобовича, УРСС, Москва, 2003, стр. 7.

③ 同上书,9页。

④ 在間進:シュハルト、《日本大百科全书》11,小学馆,1986,695。

⑤ А. М. Прохоров (глав. ред.):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зд-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78, стр. 522.